

潛書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萃亭甥王聞遠編

上篇下

取善

孔孟之教人也嚴其與人也寬唯聖人乃能無闕若與之不寬則天下無人無可與之共學無可與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與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達者與吾取其達而略其節其人而博者與吾取其可問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可爲吾之師友

者多矣若必求備焉冉有之賢也而爲季氏聚斂季路之賢也而死不合義子貢之賢也而好貨子夏之賢也而哭子喪明曾子傳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於夫子之言幾誤喪死之大故此五賢者孔門之雋也親承聖人之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學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猶多闕焉若是況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備焉以其短而棄其長則五賢皆所不取彼廉達博聞之士亦若鳥獸之不可同羣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所謂三人行者乃偶遇而與之偕行非素共學之人也所謂善不善者乃偶見之行事非可與論學之人也而夫子敎人之取益也則若是矣其在於今道喪學廢德孤無鄰不得大賢以爲我師不得小賢以爲我友雖芻蕘之屬買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師之法求之也若其中有志於學者悅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雖爲人多疵其在於今爲不易覯吾不與之而孰與哉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言與人之道也非自處之道也君子之自處當如書

之所云矣書云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葢與人當寬自處當嚴也夫玉天下之寶也古人得美玉使良工琢之必去玷以成器若玷不去終非寶器人不以爲重矣修身之道亦必去玷玷非履邪違道之謂也凡一動一趨之不合於度卽爲玷矣聖人制禮朝聘喪祭燕饗飲食以時以節無敢違失登降有數揖讓有數酬酢有數進退有數豈故爲是繁曲以勞人之四體哉疎於外者懈於內略於文者亡其實是修身之要道制心之切務也是故孔子敎人罕言心性謹

之以言行約之以篤實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其在於今亦有學道之人志移於風性成於習好名而求鬧好動而惡靜閒居無日皆出門嬉遊之時也羣居笑語竟夕忘反博奕飲酒而務悅於人誤以爲朋友之交當然也而實同於市人之行矣世雖昏濁人心自明眞僞自見賢不肖自別其出於衆人之口者不可罔也是以君子爲學不敢自階而亦不敢罔人兢兢焉一言一行時自謹省恐人之議其後也非有弔賀之事也而數見於鄉閭之會則人議其流非問學

請益也而數見於朋友之家則人議其賫名不登於仕籍也而數造於貴人之庭則人議其諂非有干旌之賢大夫也而時稱大官之相知則人議其汙是故君子之論不敢違也鄉人之刺亦可畏也古人有言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謂夫讒慝之口非謂衆論之同也且果禮義之不愆乎是故庶人之謗鄉校之議皆所以考德也武王聖人也受一獒之貢而召公則戒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士志於學而乃役役焉往來於名利之中德盡喪

矣豈一裘之累乎哉道盡崩矣豈一簣之虧乎哉

有爲

顧景范語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於聖人之門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賢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學精內而遺外其精者顏淵不能有加其遺者蓋視仲冉而闕如也吾非非二子吾助二子者也顧子曰內盡卽外治唐子曰然則子何爲作方輿書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險阻戰備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討論數十年而後知居庸鴈門之利蛸函洞

庭之用哉童子進粥唐子以粥爲喻曰謂粥非米也不可謂米即粥也亦不可耕之穫之舂之簸之米成矣未可以養人也必炊而爲粥而後可以養人身猶米也修猶耕穫舂簸也治人猶炊也如內盡即外治即米可生食矣何必炊唐子觀霍韜之書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稱周禮皆未試之言也程朱講學而未及爲政故其言學可師也其言政皆可疑也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心之所欲言也古之聖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學即其政政即其學孟子欲制梃撻

秦楚我知其果可撻秦楚也欲反于王齊我知其果
可王齊也南濠之賈善言貨湖濱之農善言稼使聽
之者如坐肆居田而又奚疑焉徐中允著書著有明
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幾何人曰千有餘人
唐子慨然而歎曰吾聞之軍中有死士一人敵人爲
之退舍今國有死士千餘人而無救於亡甚矣才之
難也中允未有以發也唐子夜寢而思之曰吾與人
奕無所博者常勝有所博者常敗利蔽其才也是故
無固利之情者其才半無固位之情者其才七無固

生之情者其才十其不然者則所習之非也爲仁不能勝暴非仁也爲義不能用衆非義也爲智不能決詭非智也昔者大瓠嘗稱高景逸之賢曰是不畏死唐子曰子謂高君之賢是也以其不畏死也而賢之則非也君子之道先愛其身不立亂朝不事暗君屈身以從小人固可醜也殺身以狥小人亦自輕也是故義有所不立勇有所不爲忠有所不致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言有待也君子愛身之謂也唐子曰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莫如聖聖貴莫如功

物非牝牡不相求非乳育之時不相愛人則無不通也耳目不能易其用上下不能易其體心則無不行也釋氏之治其心者盡矣而不入於世老氏與於治而不辨於理是故有天地有萬物不可無聖人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天下無無本之枝壹於外者失之矣天下無無枝之本壹於內者失之矣唐子曰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昔者唐子之母善飲酒有饋唐子甕酒者發而嘗之酸

不可飲毋欲以與鄰之貧而好酒者婦曰勿與也是可以爲醋乃燎粟一升入之七日而成醋調之終歲不盡可以人之賢也而不酒之酸若哉

良功

脩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管仲蕭何之流爲賓程子朱子之屬爲主賓擯小入主處不出賓不見閫室之奧主不習車馬之利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爲生矣身之於世猶龍蛇之有首尾也猶草樹之有本枝也存其首而斷其尾培其根而去其

枝豈有龍蛇草樹哉昔者莊烈帝嘗曰我豈不知劉宗周之爲忠臣哉必欲我爲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爲堯舜誠哉斯言天下之生在君君之主在心然而無邊不成省無省不成京無京不成君無君不成心以斯觀之知専執身心乃大失矣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非獨明也天地萬物無不通是理也性非獨得也天地萬物大同焉是性也隔於天隔於地隔於萬物是不能窮理也天不安於上地不安於下萬物不安於中是不能盡性也順天之行因地之紀

遂情達變物無訴厲是能窮理也有苗作亂舜服之桀紂虐民湯武定之書曰海隅蒼生之地無不率俾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能盡性也當是之時天得以施地得以承萬物各遂其生是至於命也君子用則觀其功不用則觀其言仲尼試於魯矣子輿雖未試其策齊梁者如衣必煖如食必飽未成之衣不疑其不煖未炊之粟不疑其不飽豈可以子輿之不行爲無功之儒解也德必一脩必純後儒得半諛以爲一也守固諛以爲純也請明一與半之形昔者唐子之

妻當童時與其姊同寢姊嘗使之驅蚊妻不悅一夕獨驅已首之處而掩帳焉其姆笑而問其故曰我豈暇爲他人自爲而已儒者爲已之學有似於此吾之於斯人也猶兄弟也其同處於天地之間也猶同寢於一帳之內也彼我同樂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飢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旣多難已安能獨賢是

何異於半掩寢帳之見也是乃所謂半也彼自以爲爲己之學吾以彼爲失已之學蓋一失即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後儒豈不曰天地吾心萬物吾體皆空理無實事也後儒豈不曰湯武可法桀紂必伐皆空言非實行也不能勝暴即不能除暴不能圖亂即不能定亂不能定亂即不能安天地萬物後之儒者學極精備矣終身講道吾不聞其一言達於此又奚問其用不用乎萬物之生畢生皆利沒而後已莫能窮之者若或窮之非生道矣此觀乎其形也心形

之主也豈形無窮時心反有窮時心有窮時非心理矣心具天地統萬物人皆知之而弗能者有格之而不達者也格之者何暴屈之詐罔之機慁之邪傾之耳心之本體不角力而能勝天下之暴不鬬智而能破天下之詐無術而能御天下之機不察察於邪而能息天下之邪其不然者心體不充自窮於內非有能窮之者上古聖人與龍蛇虎豹爭而勝之堯舜與洪水爭而勝之湯武與桀紂爭而勝之蓋龍蛇虎豹洪水雖毒不若心之神也桀紂雖暴不若心之強也

身處末世心無古今若龍蛇虎豹與我雜處洪水桀紂與我爲難君子深耻之非耻不若堯舜也耻失已心也自學無眞得反錮其心措之於世阻塞不利乃謂古者大略奇功天有別降之才天之生才豈無大小然大則成大小亦成小無不可造者若是者何人皆有心心皆具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猶匠之有斧刀繩尺也天下之材不齊其成器也萬變萬巧而不一豈有斧刀之所不能施者哉豈有繩尺之所不可合者哉天下之人不齊其爲變也亦萬有不一豈有仁

之所不能養義之所不能服禮之所不能裁智之所不能達者哉大者如是小雖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繩尺之不利也操之不習也功之不成非仁義禮智之無用也學之不至也衆人有庸見矣謂功不必出於心性皆溺於漢以下之見也漢以下雖多奇功然治郎梯亂功郎媒禍君子無取焉郎有良治必其生質之善忠厚之行不學而近於道者也究不外於心性也天下豈有功不出於心性者哉功不出於心性是無天地而有萬物也豈有心性無功者

哉心性無功是有天地而不生萬物也既指四德更觀四官目之爲明極天下之形色大小邪正黑白不必習睹自無不辨耳鼻舌亦然皆不外假而自足極聲色馨味之變豈有窮四官以莫辨者哉是聰明者即耳目而有耳目者即毋胞而有不能治天下者必其無聰明無聰明者必其非耳目非耳目是鬼胎也腹大虛消或產非人形俗謂之鬼胎世之爲學者其能不爲鬼胎乎仁義故大聰明故神亦去其害之者而已矣自純害仁也自方害義也自聽害聰也自視

害明也亦得其養之者而已矣合天下以爲純則仁全合天下以爲方則義大以天下爲聽則聽廣以天下爲明則視遠舉天下者非逐天下也周天下所以完心體也完心體所以周天下也完心若是於治功也何有

格定

生民以來治之世少亂之世多君子之生得志者少不得志者多畢生之內樂恒少憂恒多治少亂多者世也無不治者身也得少失多者志也無不得者心

也樂少憂多者處也無不樂者學也君子亦致其在己者而已矣得乎己則所生皆安矣所處皆豫矣風之中人易性移心以偏爲正以疾爲德賢者甚之豈不正風反以成風世尚剛節我仍平世尚殺身我仍生世尚朋從我仍特世尚道學我仍直世尚論議我仍黙君子之守則然也蟲鳥多化象馬不化強大之不同於微弱也形之強大者且不化況心之強大乎大木隨流弱荇不隨流以有根也草之根於土者且不流況行之根於心乎臨難必懼臨喪必哀親疾必

憂君危必共國亂必赴皆傷其心者也不爲之傷者
殘薄人也然衆人不及傷而心亡君子厚於傷而心
存其厚於傷者即其厚於養者也衆人之心如木潤
之則茂燬之則灰君子之心如金雖遇冶則流遇淬
則堅其質固不變也遇猶生也遇之不齊猶生之不
齊也生安而遇不安惑之甚也生於皂則爲皂人生
於丐則爲丐人生於蠻則爲蠻人莫之恥也奈何一
朝賤焉則恥之乎一朝貧焉則恥之乎皂人可以爲
聖人丐人可以爲聖人蠻人可以爲聖人皆可以得

志於所生豈一朝貧賤而遂自薄乎是故君子於遇如身在旅風雨凍餓不必於適輕富貴安貧賤勿易言也果能若此爲聖之基也人皆曰我輕富貴我安貧賤皆自欺也卽非自欺不必其不動也蔬食之士不慕鼎肉不能聞馨而不動於嗜徒步之士不慕高車不能見乘而不感於勞故夫不慕富貴者則有之矣見富貴而不動者吾未之見也威不懼侮不怒尤未易言也當義不辭死當辱不與校固有之矣遇威侮而不變於色不動於心者吾未之見也布與段同

煖菜與肉同飽煖必服爲人也飽必肉從嗜也多營以華人目甘我口是奴隸負販也以此思之亦制心之方也憂患道心生安樂道心亡貧阨道心生富豫道心亡治國家亦然其生非得也其亡非失也君子之志於道也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是以易處而不移亦有悔悟奮發由逆生者生於逆則成於順豈反亡於順成於順行其志之時也長短相爭是非相訟市人也並爲君子亦爭長短訟是非雖義與利不同其爲爭一也道未必以此此顯晦國未必以此安危一言

相異變色而起其徒助之相煽不已以爲爲道其實爲名以爲爲國其實爲身何自辨之不明也求勝求名士之痼疾也稱其過人榮於加衮譏其不如辱於褫衮自立安在而輕重於人也若此登千仞之山其處自高建萬石之鐘其聲自遠誠能以道自勝惟恐其不求勝也誠能以德成名惟恐其不求名也心有十疾尊則亢卑則委富則驕貧則隘樂則散憂則結平則懦怒則潰惡則狠愛則溺此十疾者勿易言之除之能盡可以平天下有一不除不可以行於妻孥

盡除之聖人不能有加漸除之幼學亦可以勉而行也君失其道聽命於臣心失其道受役於物彼不自覺其爲役方自以爲得主不知其以物徇心遂誘於物也禦寇易禦物難破陣易破誘難寇斃我者也物遂我者也中之者甘之若將以之爲生不得不可以爲生若將以之爲人不得不可以爲人物毒於寇惟大勇者能禦之誘險於陣惟大智者能破之有外禦有內制禦之嚴則欲不內動制之力則物不外引化由勉入不得不然也貪財淫色小人之欲也非吾之

所患也吾之所患者欲挾理而處挾義而行豈惟人不能辨亦且不能自辨是學也者藏欲之藪也君子之欲雖與小人之欲不同以此治心同歸於滅心以此治世同歸於亂世道爲治本欲爲亂根世之攘攘藉藉者皆由欲起有欲不除除之不盡而欲治天下斯天下乎璽一也其文之見於朱者千萬如一也惟心亦然見於事者外同於內不異毫末以道心而不成治是璽本籒篆而朱爲烏跡也以非道之心而幸治是璽本烏跡而朱爲籒篆也天地之大也曆年之

遠也人生其中飛塵隙景耳其不讓於天地曆年者以心體全性功大也妄者乃外誘於物內徇於欲溺於世從於體汨於貧富顛亂於憂樂此其生沒與草蟲何異博奕有勝負飲酒有慶罰當其時亦喜亦慍也博已飲散喜慍安在彼妄者之所營亦猶是也斯言也衆人皆知之賢者亦有所不免焉徒知不如不知貴能爲之

去名

名者無脩爲之勞有賢良之品無不與之人有勝負

之美無難合之君卿有驟得之富貴與終身勤修老而不遇者其勞逸得失何如哉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不耕得穀不獵得獸好名者之捷得如是此後生之所奔走正直之人或不免改行者也若好名者但自竊其名自敗其德其亦無害於世乃使舉世慕之無非竊名之人無非敗德之人其害大矣蓋名者虛而無實美而可慕能鑿心而滅其德猶鑽核而絕其種心之種絕則德絕德絕則道絕道絕則治絕人人爲學而世

無眞學人人言治而天下愈亂名之爲害如是從來論者皆未及之何也古之人雖惡無僞不知自掩是以善惡著於外辨若黑白幽厲自成其爲幽厲共驩自成其爲共驩未聞幽厲自號爲堯舜共驩自號爲臯夔雖有幽厲共驩無害於人心者善惡不混故也至於春秋齊桓晉文假名而霸天下善惡不分矣桓文内懷無君之心而外示尊王之義内爲鳥獸之行而外假禮節之文多并小國而施繼絕之恩盡竊貢賦而脩會盟之禮民眩於僞而服其信義稱其有禮

天子忘其偪而嘉賴其功數世之後諸侯猶感德不忘焉當時之大夫身爲亂賊事出悖逆而口道禮義之言行爲忠信之行人皆稱其賢焉當其時多無君無父之人而其事君事父之禮美哉其可觀也其忠君愛父之言美哉其盈耳也自昔至今十七代之間同一名敝而外暴之風於今爲甚世尚道學則以道學爲名矯其行淺枎其衣冠足以步目鼻以承睫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熟誦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語名既成則升坐以講環聽者數百人錄以爲書獻於公

卿布於海內自以爲孟氏復生朱子再見弟子數千人各傳師說天下皆望其出以興太平或徵至京師即以素所講論者敷奏於上列爲侍從未有所裨益即固辭還山天下益高其出處焉此道學之名也世尚氣節則以氣節爲名自清而濁人自矜而屈人以觸權臣爲高以激君怒爲忠行政非有大過必力爭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爲之助不勝則竄於遠方杖於闕下磔於都市天下之士聞之益高其義莫不鼓行而往願爲之繼也此

氣節之名也世世尚文章則以文章爲名宏覽博物賦詩作文書紙如飛文辭靡麗其人又體貌閑雅言笑便敏好遊善交譽滿京師斯人也公卿欲得以爲上賓天子欲得以爲近臣文士無用其重於天下不下道學氣節二名也夫文非小物也漢人之作文之末也而況後之瑣瑣方幅者乎若夫今日設科之文吾更不知其爲何物也而亦藉藉於其間凡此皆文章之名也此三名者害心之大者也君子爲政於天下治亦多道莫大於去名矣去名之道維何破其術塞

其徑絕其根此三者去名之道也何謂破其術吾既已言之矣吾不好道學言孔貌孟宗朱禰陸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忠信也吾不好氣節立朋黨習攻擊樂流竄甘挺刃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正直也吾不好文章窮搜泛覽規韓模歐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聖言也斯不已破其術乎何謂塞其徑吾既已言之矣君臣賢明不受毀譽無無實之毀譽雖或有之不能上達也斯不已塞其徑乎何謂絕其根吾既已言之矣君日省於上卿大夫日省於下不敢暇

逸以求寡過天下化之各務其實無私好惡斯不已絕其根乎雖然盜跖之里不皆惡人曾閔之鄉不皆善人人類之不齊道雖行不能盡化也是以舜撻頑讒伊尹墨三風所以齊之也若有人焉自以爲聖賢身居深山而聲聞徧四海動朝廷公卿雖賢庶民雖良不能不眩於其高世之名此其爲害百於讒人什於三風其巧言令色孔壬之尠乎巧言令色孔壬是堯之所畏也君雖聖不及堯臣雖賢不及禹臯況其下者豈可容之以惑人而壞治哉其放流之不與同

中國害治者乃去矣既身先之又明教之又去其非類以變好名之風其庶幾乎

五經

五經者心之迹道之散見非直心也仲尼之時文籍或多而其要者惟此五書乃繫易以道陰陽序書以明治法删詩以著美惡脩春秋以辨邪正定禮以制言行於是學者力行之暇有所誦習此博文之事造道之階也至於直指其心因人善誘則在論語一書而繼之者又有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皆明言心

體宜探道原脩治之方猶坦然大路學者幸生仲尼之後入其門者隨其力之大小取之各足尚何藉於五經乎取而譬之五經經如禾稼四書如酒食酒食在前即可醉飽乃復遠求之五經是舍酒食而問之禾稼也豈不迂且勞哉雖然五經何可已也於易觀陰陽於書觀治法於詩觀美惡於春秋觀邪正於禮觀言行博而求之會而通之皆明心之助第不可務外忘內舍本求末耳若務外忘內舍本求末三五成羣各夸通經徒炫文辭騁其議論雖極精確毫無益於

身心則講五經者猶釋氏之所謂戲論莊周之所謂糟粕也與博弈何異是故陽明子曰心如田經則田之籍也心已亡矣而日窮經猶祖父之遺田已鬻於他人而抱空籍以爲我有此田可乎此學經之準也近世之於五經羣疑多端衆說蠭起不可以不定所從子思之後世有哲人孔安國仲尼之十一世孫也仲尼既沒諸儒則講習於冢上至漢不絕安國尤長於書乃其家學而又得闕於諸儒之言其所作書傳必得其眞學書者舍安國其奚從詩之序必仲尼之

徒爲之以序言繹詩意論世論人言隱而義顯大毛公及事荀卿其去仲尼之世未遠也其剏爲傳也尊序如尊經小毛公又繼成之鄭氏遵暢厥旨詩之義大明學詩者舍毛鄭其奚從至於左丘明身爲魯史其所記述本末周詳典禮彰明仲尼取之以脩春秋丘明卽史爲傳以明仲尼之褒貶更無可疑杜氏又推五體觸類而長之以發傳所未發春秋之義大明學春秋者舍左氏其奚從自宋及明世之學者好爭訟而罵人爲剏見以立異以其意斷百世以上之事

繁引曲證以成其自是凡周漢以來授受之有本者
皆草刈而糞除之暴秦燒之於前世儒斬之於後其
亦甚悍矣哉今人於五經窮搜推隱自號爲窮經此
尤不可何也當漢之初學者行則帶經止則誦習終
其身治一經而猶或未逮若是其難者何也蓋其時
經籍滅而復出編簡殘缺文辭古奧訓義難明是以
若是其難也今也不然訓義旣明坐享其成披而覽
之足矣雖欲窮之將何所窮甄也老而知學寡聞而
善忘於詩患毛鄭之言大同而小異說詩無兩是之

義擇其善者而從之以便稱引故於詩有言於春秋
患左氏之言太簡取觸類而長之義以通其所未及
故亦有言使養子寫以爲冊志則檢之其於詩春秋
之旨如聽家人之言閭巷之語更不勞我心思妄起
疑義書未及爲也甄老矣禮書繁而未能讀且徐俟
之至於易固在道陰陽窮性命知進退然必占事知
來乃可以用易不能知來非占矣易爲空理矣他日
若有所受則爲之不然其亦已矣吁嗟乎人之於道
猶門也而不出入於門人之於道猶飲食也乃飲食

而不知味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故夫心之不明性之不見是吾憂也五經之未通非吾憂也

非文

古有文典禮威儀辭命皆是也不專以名筆之所書筆之所書謂之言若書傳之言謂之文者數之曰文成幾何蓋指六書而言六書有義故謂之文非緣飾其辭而謂之文也說如其事辭如其說善說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聽盈耳焉善辭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書之於策五釆絢焉是言也不謂之文也古之善

言者根於心失於口徵於事博於典書於策簡采色焜燿以此言道道在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尚也漢乃謂之文失之半焉唐以下盡失之迨乎近世之言文者妄謂有體妄謂有法妄謂有繩墨規矩二十三代之編籍閼塞其心序論傳志之空言矯誣其理是以秦以上之言如鱉肉唐以下之文如菜羹秦以上之言雖少也重於鈞金唐以下之文雖多乎輕於車羽是何也務炫於文束於俗格而不遂其言也文必有質今世求文之弊盡失其質矣昔京師有

琢冰爲人物之形者被以衣裳綴以丹碧神色如生形制如眞京師天寒置之堂背逾日不變變則脩飾之往觀者日數百人皆歎其巧驚其神一日語衆曰孰能與我三斗粟吾授之以吾技人無應者乃問之曰吾之技亦巧矣吾欲鬻技得三斗粟而人無應者其故何也有笑之者曰子之技誠巧矣子何不範金琢玉爲夏殷周漢之器可以寶而不壞今乃琢冰爲玩物其形雖肖不日而化矣吾甚惜子之技巧而非眞心勞而無用可以娛目前而不可以傳久遠也文

而無質亦猶是也物有象象有滋取則爲書有蝌蚪篆籀之文迨於末世變爲俗書媚容佻姿盡亡其制矣圖畫者鑄於鐘鼎以垂法繪於衣裳以明尊施於屏壁以示戒迨於末世爲川巖爲草木爲羽毛爲士女以取悅於人盡失其意矣古之言變爲今之文亦猶是也彼二者雖失也無與於治亂若夫文流爲曲工流爲末技以取悅諧俗使人心輕氣佻竊譽失眞道喪於此其亦百十之十一也

知言

唐子至常州見方子方子不喜名士見唐子則大喜館之書室談四日夜不倦方子曰人皆疑先生之言兵唐子曰世之稱良將者人乎神乎曰人也所云大敵者人乎鬼乎曰人也唐子曰若良將克敵爲神之斬鬼則吾不敢言若皆人也何疑於吾言彼市里少年婦人小子行詐以欺人皆兵法也方子曰先生之文奇矣吾欲爲文若何而可曰古人豈有所謂文哉達其言耳後人喜其言誤以爲文世人善爲文不善爲言如芻馬木鳶故不奇我不善爲文善爲言如馳

馬飛鳶故人見以爲奇方子曰昔者先生之治長子也如之何曰爲治未終日雖然願聞其意唐子曰四境如我牆垣土田如我園圃道路橋梁如我戶庭廬舍如我屋宇蓄積如我倉廩男女如我婦子如斯而已蕃唐子三發言而方子三稱善焉方子餽金與褥執一扇請曰吾二月將入京師乞先生送我以言而書諸扇朝夕誦之唐子樂其知言也乃言曰人難知也觀其貌則敏聽其言則辨詢之事則多習使之治民而民或不便觀其貌則魯聽其言則訥詢之事則

十難而不得一使之治民而民或安之人之難知如是昔吳中有名醫蔡輿美衷顏如渥丹舌如轉軸疾病之家非其藥不飲也有病愈者則曰果醫之良有死者則曰良醫不能生死人是醫也不任殺人之罪而獲顯名厚利者疾病之家任耳目之過也吳中多知名士子未嘗問焉謂朱熊占良士也而習於禮令獨因我書問之可謂不任耳目矣吾更言此者欲子以取熊占者取天下士也唐子反書其言於扇以致方子

鮮君

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爲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奸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反是於有道則天下治反是於有道者誰也師尹皇父無罪勃貂驪姬無罪后羿寒浞無罪何云無罪毒藥殺人不能殺不飲者伊尹周公無功何云無功良藥生人不能生不飲者一賢人進則望治一小人進則憂亂皆淺識近見不知其本者也

海內百億萬之生民握於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亾天乎君哉地乎君哉上觀古昔堯舜禹啓治世惟久夏殷商周西漢治多於亂治世多者雖有昏主賴前王以安也其餘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亂世十八九前帝澤薄無以保其後故也君之無道也多矣民之不樂其生也久矣其如彼爲君者何哉天之生賢也實難博徵都邑世族貴家其子孫鮮有賢者何況帝室富貴生習驕恣豈能成賢是故一代之中十數世有二三賢君不爲不多矣其餘非暴即闇

非闇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為異惟是懦君蓄亂辟君生亂闇君召亂暴君激亂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嗚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無所為者也非天之所為也人也人之無所不為也不可以有為也此古今所同歎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匡君治國之才何世蔑有世無卯者其才安施雖使皐夔稷契生於其時窮而在下亦不過為田市之匹夫達而在位亦不過為將承之庸吏世無君矣豈有臣乎然則三代以下君子之所學不皆廢乎

是不然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學無廢與善事父母宜爾室家學達於人倫寒暑推遷景新可悅學達於四時薄天而翔騰山而游學達於鳥獸山麓蔚如海隅蒼生學達於草木吾於堯舜之道未有毫釐之斷也奚必得君行道乃爲不廢所學乎惟是賢君不易得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傷之矣

抑尊

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爲

上易驕爲下易諛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螘之不類於我賢人退治道遠矣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爲君茅茨不剪飯以土簋飲以土杯雖貴爲天子制御海內其甘菲食賤粗衣就好辟惡無異於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陳五色於室中滅燭而觀之則不見奏五音於堂下掩耳而聽之則不聞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旣

已聾於官聾於民矣雖進之以堯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於父母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子孫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宮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亢襲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間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親雖至暱亦有難諫友雖至私亦有難語師雖善誘亦有難教而況君乎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

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僕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疎智日益蔽伊尹傅說不能誨龍逢比干不能諫而國亾矣蜀人之事神也必馮巫謂巫爲端公禳則爲福詛則爲殃人不知神所視聽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於人人不接於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猶土神乎權臣嬖侍其猶端公乎無鬧無見大權下移誅及伯彝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

門寔然不知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除膚瘍不除癥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誦百官過者其國必亾所貴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過其次攻宫闈之過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是瘍醫也君何賴乎有此直臣臣何貴乎有此直名是故國有直臣百官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昔者明顯帝食庖人進鱉顯帝食而甘之舍箸而問曰吾聞劉光緍禁鱓鱉之屬安所得此鱉也左右對曰取之遠郊顯帝曰

自今勿復進此恐犯御史禁也以萬乘之尊下畏御史可以爲帝王師矣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閭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臣雖有奸人化爲良臣何賢才之不盡何治道之不聞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譯來朝非榮也海唯能下故川澤之水歸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

所以爲尊也

得師

太甲違師保之訓多行不義商之天下且危矣處於桐宮深自怨悔敬承伊尹之訓克終厥德此皇天之所以佑商也武王崩成王幼不知周公之功以流言疑公周之天下且危矣天降烈風疾雷成王懼啟金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迎公而服其訓卒爲賢君此皇天之所以佑周也二君一昏一孺何速變若是哉先有得於學也太甲之嗣位也伊尹陳三風十愆之

戒謂有一必亡德無大必興不德無小必墜太甲知之矣然狎於習而忽之及其去宮室之安而處於陵墓之野聲色之好絕左右便習不從困苦憂思自悔其過以爲師保既放我羣臣不悅百姓不服天下必且叛我乃自咎往背師保之訓以至於此也是太甲之改德由學致也成王嗣位於冲年周公無日不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訓於王其戒懲之言具於詩書成王聞之熟矣以其幼也而忽之及殷人叛庶孽流言周公辟於東都天降疾威成王是時稍長矣艮弼

不在天怒人叛如履淵冰乃追思周公訓戒之言我不能用以至此危難罔救也是成王之敗德亦由學也二君幼知學又困於憂患乃克自反以明心故知君德必成於學而學必得師保然必先知學乃可以得師保何也湯有伊尹以遺太甲文武有周公以遺成王故有之也不待求也若夫歷三四世先帝之勳舊無存其可以寄社稷者必歷試於百職焉必博求於天下之賢人焉繼世之君身處尊富狃於近習不能周知天下之務又無大患即有大患亦不能憂困

憤發撤其心徹其心不明豈能識大賢於衆人之中且末世學者不純中無眞得好爲大言自信以爲臯夔人主昬亂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於覆亾者鮮矣其在殷高宗求賢之誠通於上帝夢得聖人及得傅說與之語果聖人焉遂以爲相繼美阿衡以說之賤莫爲之舉未及於試一言之閒遂知其爲聖人豈高宗之智獨絶於人哉葢高宗幼居田野學於甘盤恭敬靜默求道不貳是以神通於心智辨於言也是故治天下必先用賢用賢必先得師得師必先

辨賢辨賢必先克私克私必先濬心濬心必先好學此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治亂之效立見不可不痛自省也天子之學與士同曰不同者邪言也天子齋居靜存與陋室同誦詩讀書與士庸同身有貴賤心無貴賤亦有不同者居位如天帝失位不如農夫是故天子學同於士懼而篤學當百十於士伊尹未得先師咎單傳說未得先師甘盤周公未得先師史佚即無此三賢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

皆可師也丹䕶不施苑囿不廣珠玉不御貂錦不服無有溺其心者旣多受益又無溺心譬鏡久昏不能辨形石以磨之汞以發之無形不受無形不辨心旣明則是非無易王善惡無匿情大賢大奸並進於前不察而别以是求師而後師可得豈有榮公專利皇父厲民之患乎或謂君旣明矣可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雖無師亦可如若所云雖舜亦不能舜以天下之明爲明以天下之聰爲聰故能進退天下之賢不肖然何以明天下之明聰天下之聰非一人能徧察

之也舜之聰明所以能徧天下者以得禹宅百揆也禹宅百揆以總內衆職內衆職總牧伯牧伯總都邑之吏遞相稽也如衣有領如網有綱舜則恭巳正南面而天下在其耳目中矣由太甲成王高宗大舜觀之吾未見君不明而可以得師不得師而可以治天下者也尚文者實以尚貌者心以明莊烈非得師之君賀逢聖謝陞非爲師之臣乃於朝畢之時降萬乘之尊起對之揖是於殿廷之上爲優偶之觀也

太子

自昔有言教太子必擇賢師傅其在於今則爲罔上之言公卿之家千金之子且輕師傅何況太子使師傅教太子如使弱羊牽大車然則太子孰教之天子自教之天子能教太子卽師傅有益於太子天子不能教太子卽百伊尹百周公亦無益於太子太子故尊必處於卑故藏必周於外故驕必納於約凡教太子勿南面臨師傅進而講學師西向坐傅東向坐太子北向坐始講則曰願受教講巳則曰謹受教勿命進退進退惟命勿命飲食飲食惟命勿命坐作坐作

惟命公卿有疾則使問之有喪則使弔之有慶則使
賀之出使則使送之反命則使勞之入則降階迎之
拜則趨左答之進規則再拜而受之凡教太子春使
視耕夏使視耘秋使視穫冬使視藏毋多從毋盛衞
毋辟人親其婦子知其生養入其廬舍知其居處嘗
其飲食知其滋味攬其衣服知其寒燠農民者王后
之本土茅者殿陛之本糟糠者肥甘之本布枲者冕
服之本不知其本必喪其末凡教太子觀於桑則知
衣服所自出觀於牧則知服乘所自出觀於牢則知

鼎俎所自出觀於澤則知魚鱉所自出觀於圃則知果蔬所自出觀於山則知材木所自出觀於肆則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過市則見販鬻之勞在塗則見負擔之勞行道則見征役之勞止舍則見覊旅之勞凡教太子有過必撻臣待師傅亢不受命則撻之不敬大臣不禮羣臣則撻之今日聞言明日不能行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農事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民窮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物土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人勞則撻之一蠶不習牛羊之性者不可使牧牛

羊不知百姓之生者不可使治百姓凡教太子勿異宮而處勿異庖而食勿異笥而衣異則專主自恣莫知所爲艷女賊體陰寺賊性衆佞賊智雖三朝三問禮嚴文備如優飾祭何有於教天子視朝之餘太子事師之餘不離左右慈以笑語嚴以誨責三賊不近一習常安凡教太子先去女蠱庶民一婦晏寢不謹且以致疾且以殀命乃別宮曲房美女充之如置膏澤於冶火之中如置膠革於淫雨之中豈有幸哉自秦以來人君恆不壽五十六十爲上壽四十爲中壽

三十爲下壽上壽十一中下十九皆女之由是故處太子少不近女婚不多御奉巾櫛滌衣裳毋擇容毋自置毋敢媟凡教太子必除閹豎啓闔灑掃振衣釋襪進篚執壺布衣數人供使而止雖老成歷事三世者使之謹調護省疾病視飲食率褻惰惟是之責言宮中之事則殺之言朝廷之事則殺之言百官之事則殺之言詩書之文則殺之凡教太子有不教之教天子身自爲制是謂不教之教天子之宮廣於大都妃妾不得不備閹奴不得不多宮大人衆將以奚爲

將以宮牆爲城乎將使妃妾守陴乎將使閹奴禦寇乎必大乃尊必衆乃光是堯舜茅茨不毛四方桀紂宮臺寶爲盛王宮室有損無益妃妾有損無益閹奴有損無益日損歲損世損太子之生不見宮室之侈不見閹妾之盛不見珍異之供不見珠玉之器其樸不雕其志不淫是以教易行而學易成

備孝

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人之爲道也本乎祖而非本乎

外本之重如天焉若以言乎其所生母不異于父母所從出可知矣是故重于祖而亦不得輕于外也禮外論情服外論義若之何其可輕也吾向也知其義而未言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杞伯姬來朝其子其斯義也夫葢婦人歸寧細事也孺子無知手挈之而來尤細事也于來可勿書況其子乎惟諸侯來曰朝朝大禮也以加諸孺子重其義也仲尼欲教天下之人愛其母之所從出如祖父母愛其女之所出如其孫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見義也人之于父母一

也女子在室于父母出嫁于父母豈有異乎重服于舅姑夫輕服于父母非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也昔爲人子今爲人母于是乃有父子焉乃有君臣焉固不得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亦猶爲人後之義也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恩不以服薄服不以恩薄也此義吾未言之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其斯義也夫夫諸侯且不稱字矣王后之尊同于天子乃稱字乎稱字所以申父母之尊也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豈降于舅姑仲尼恐爲人婦者習

焉而忘其情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遠父母親舅姑

疏父母故特起王后稱字之文以見義也

明悌

人之大倫有五今存四焉其一亡矣昔者孔子之語

其徒也孝悌惟亟而言忠或寡焉江漢源而海委孝

悌源而忠委有先委而後源者耶有源盛而委竭者

耶異哉人之好名甚也忠之爲名大而顯史記之國

褒之昔者明之初亡也人皆自以爲伯夔鄉學之士

負薪之賤夫何與于祿食之貴厚有殺身以殉國者

當是之時天下之言忠者十人而九孝之名不若忠之顯大也故當世之言孝者千百人而一二若夫悌人莫爲之亦莫言之悌道之絕也葢已久于斯焉矣吾觀賢士大夫亦有忠如比干者也養如曾參者也交如叔牙者也其處昆弟則何如予之尺穀則有矜色乞其斗粟則有泚顏善已則友資之惡已則讎視之侵已則盜禦之姊妹既嫁蔑焉忘之若不知爲誰室之妾者然也內不自知責亦弗及彼自矜爲完行吾見其不遠于禽獸也今有居父母之喪坐作不忘

既免喪而哀不已也斯不亦孝矣乎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奚爲弗除也曰吾鮮兄弟而弗忍除也夫子亦嘗有姊之喪矣與弟子立而拱尚右也弟子不知其故子曰我尚右者以我有姊之喪也由斯觀之可知悌矣殺之而不怨事君之道也殺之而不怨事父之道也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象欲殺舜舜則富貴之富貴奚足云乎象憂舜亦憂象喜舜亦喜是道也舜事瞽瞍之道也人所難能也舜則施之於弟且施之

殺己之弟孟子稱舜之孝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我且以此稱舜之悌矣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兄弟可以解憂由斯觀之可知悌矣人之愛莫私于其妻詩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則愛其色居同室寢同棲則愛其嫗執蠶績功鍼縷治酒醴調燔炙則愛其助及其老也長子孫訓婦女則愛其成此性情之常賢聖之所同也然愛之之道則甚下于其兄弟若子路有妻之喪可以除之矣

而弗除也曰吾思吾妻而弗忍除也若堯之二女曰以殺舜爲事舜幸免于死及立爲天子尊之爲妃寵之爲夫人妻憂我亦憂也妻喜我亦喜也則是子路者溺情好內君子之所薄也則是舜者狂疾人也且不及桀紂之嬖妹喜妲己也昔者高子常問于我矣曰君父之重人皆知矣若兄弟若妻若子平居奉之及難免之其後先輕重若何也曰昔也吾嘗愼思之矣差之爲五等一曰君父母次二曰兄弟次三曰妻次四曰子兄弟之子次五曰朋友子其權之焉

內倫

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氏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亦相下以成家也孔氏曰易之咸爲夫婦之道其彖曰止而說男下女以證夫婦相下之道恒道也泰之天下于地其義亦然夫天高地下夫尊妻卑若反高下易尊卑豈非大亂之道而詩之爲義易之爲象何以云然乎葢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於妻者德也古者君拜臣臣拜

君答拜師保之前自稱小子德位之不相掩也天子之尊冕而親迎敬之也亦德位之不相掩也若天不下於地是謂天亢天亢則風雨不時五穀不熟君不下於臣是謂君亢君亢則臣不竭忠民不愛上夫不下於妻是謂夫亢夫亢則門內不和家道不成施于國則國必亡施于家則家必喪可不愼與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內忍于僕而逞于內以妻爲遷怒之地不祥如是何以爲家暱則易犯瀆則易釁弱則易暴孤則易施遂至大不祥焉葢今學之不講人

倫不明人倫不明莫甚于夫妻矣人若無妻子孫何
以出家何以成祭則孰寄居則孰輔出則孰守不必
賢智之妻乎庸之妻亦有之是則如天之有地如君
之有臣以言乎位則不可褻以言乎德則顧可上而
暴之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
琴高山出雲雨徧天下天賴以成其施是以仰止焉
言不可以不敬也四牡既艮致遠不勞如琴瑟之調
焉言不可以不和也敬且和夫婦之倫乃盡請誦是
詩以爲爲夫者敎焉詩云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德不

能服人威不能加人入室而逞于妻洸乎怒之充也潰乎忿之不可收也此何爲者也人之無㫐至此其極始爲夫婦終爲仇讐一倫滅矣請誦是詩以爲爲夫者戒焉

夫婦

唐子宿于汪氏之館汪子數言其少子唐子曰子愛男乎愛女乎曰愛男唐子曰均是子也乃我之恤女也則甚於男汪子問故曰好内非美德暴内爲大惡今之暴内者多故尤恤女汪子曰然吾之交友亦多

矣處室數十年無變色疾聲者惟見先生與城西劉子其他則暴其妻不如待其僕者亦數見之矣唐子曰君不善于臣臣猶得免焉父不善于子子猶得免焉主不善于僕僕猶得免焉至于妻無所逃之矣汪子曰先生有賢妻故能相和以處婦人智室而見不通嘗不順于其家非盡夫之過也曰不然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惡之故不平也君子於人不因其故嘉美而矜惡所以平之也人有二子一賢一愚當孰憐必憐愚者人有二妾一美而慧一醜而愚當孰憐

必憐醜而愚者而況于妻乎且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樞也五倫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必其權利害結交與非情之實也

汪子曰莫難于處有妾之妻曰昔吾先君有二妾一佘氏一畢氏衣襦簪飾之用未嘗一問我年十歲先君戲以二竹篦使我間遺畢氏畢氏不受推之于我之懷中曰爲我反之我不關此我即關此當請于夫人也先君殁嘗侍先母夜飲言往事而因及竹篦先母大笑曰孝哉子乎不知有母但知有父汪子曰有

妾如此亦良妾也曰非妾之良也吾先君處之有道也

居室

王子揆喪妻明年將再娶妻期三月而後就館或曰子旣娶一月可卽來柰何期之三月之後也王子曰吾恐夫婦之意未合也與居三月意旣合乃可與之言悅吾之言誘之以善其從必輕戒之不善其去必易而後可以事姑可以宜家此吾所以三月乃來也

蔣生在側王子謂之曰子若娶必疏于妻者也子好

交好遊或月不歸或歲不歸或屢歲不歸歸則出之日多入之日少入則朋來之時多見妻之時少度子之情歡于友而慍于妻逆意于外而作色于内將必不免人不我親而我親之人不我愛而我愛之人不我敬而我敬之天下無此人情以是責妻之不良也難矣唐子曰善哉子揆之論夫婦也人皆以爲夫婦之愛常厚于四倫其實不然吾見以爲夫婦之相好者皆由于溺情溺情皆由于好色非是則必相疏甚者或至于乖離蓋夫婦之道以和不以私和則順于

父母私則妨于兄弟和則不失其情私則不保其終好內者君子之大戒戒私也非戒和也雖然上德者少凶德者少中德者恒多中德者道之善則善道之不善則不善唯凶德不移妬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妬而至于無後則凶矣傲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傲而至于凌夫犯上則凶矣聖人之所不能化者有之矣不得舉是以難王子之言也

誨子

昔楊介夫謂其子用修曰爾有一事不如我爾知之

乎曰大人爲相位冠羣臣之上此愼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曰大人爲相三歸而爲鄉人創大利三焉此愼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曰天子南征大人居守政事取決如伊尹周公之攝此愼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敢問愼之所不如者何事楊公笑曰爾子不如我子也唐子曰鄙哉楊公之語其子也多其子之爲狀元而又有望於其孫請爲更之謂其子曰愼乎爾知爾之不如我乎君子之道修身爲上文學次之富貴爲下苟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終身爲布衣其貴於宰相

也遠矣苟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老於靑衿其榮於狀元也遠矣我之教子僅得其次爾之教子且不如我我復何望哉

善施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受交之道非致交之道君子于人歡必不盡忠必不竭驕吝者富貴之恒疾下人于揖坐近人以辭氣不可以免其驕也饋金于人視其人之有聞而厚之不可以免其吝也直能與善忠能致謀博能益寡須濟以

財則反之臨財可以辨賢唐子有姊之喪有鄉先生來弔蚤未盥攬衣而出先生責之人皆稱直焉他日舉殯衆助之而謝弗與也唐子有族大夫富居教之居仕教之仕鄉人稱愛焉他日罷縣乞其負而歸之半也施學而居財世多其人矣學必非學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取友之道也詩云心之憂矣子之無服交友之道也大信必謹于小慤難相要苟非忍者不失其言也是不足以爲信必金石之約三年不忘不易其日不易其物有賈于交廣者或語之以欲得

椰實比及三年而反其人已死矣乃陳椰實于位而告以復之唐子聞之曰推斯義也可以寄社稷矣亂國之人心散非信不能結也貧士之言輕非信不重于人也其不然者不由于中其外若喻積之不漸其行不洽唐子之妻問于唐子曰子行忠信而人多不悅其故何也曰稻麥穀之美者也炊之不熟人將棄而不食豈可以咎人哉吾反而求之釜甑中矣唐子曰善佞者必以信行佞善詐者必以信行詐世多悅之不悅非君子所病也君子之處貧士惠非非難不慢

爲難惠焉而將之以慢不得不受是受慢也使其受之惟禮所安悳之善也辭受者禮之大節士之知義者不敢廢也以慢受惠所以免死也豐其酒脯以餐之則感其德而心傷恤其父母之老而賜之帛則感其煖而心傷哀其妻子之餓而餉之粟則感其飽而心傷感之者感其救死也傷之者傷巳之辱于受也慢者非禮文之疏飲食之薄也共揖不失其覩若無問答不失其語若忘是慢也禮有儀有實見尊于巳者而下之見巳敵者而衡之見卑于巳者而上之禮

之儀也接賤士如見公卿臨匹夫如對上帝禮之實也儀有尊卑實無厚薄也甚矣世之衰也雖不義之財君子亦取焉仕者鬻獄以惠人求者鬻獄而得之以爲無害于義不知其爲盜也揚人之善德之大者也能揚一鄉之善者必使聞于一鄉能揚一方之善者必使聞于一方能揚天下之善者必使聞于天下知善不揚是蔽其善蔽善之人天命不祐揚人之善不啻顯其善也善既廣聞與之者衆必有周其窮乏救其急難者唐子之母弟之子隍來自番禺數千里

求葬不獲問于唐子曰子何以得葬吾姑唐子曰吾友魏叔子葬之也曰吾聞叔子之死先姑之葬四年前資之乎曰非也吾著書而人不知叔子樂稱之人多知之者以是得助是葬吾父母者叔子也用財之道必先凍餓葬次之婚次之今年不葬可待來年今年不婚可待來年不惜重施之爲其足稱于人也朝不食不能待夕夕不食不能待朝綴絮無溫蛸體不直一日寒侵强者病弱者死忽其急而緩是謀昧于施矣惠人之道必先煢弱强有力者次之斂多謀者

次之忠獻之後次之天薄其生人憎其貌吾不恤之是助天人爲虐也自致有半所藉有半助之易矣從而壹之則不得其平況反之乎聽訟之道必先負擔巨室多財次之奪之十束薪立絕其食負千金于萬金之家曾不少損其敵處有司常寘小而論大是重餘財之得失而輕夫婦之生死也爲政之道必先田市死刑次之盜賊次之殺人之罪一縣之中歲或一二人多盜之方一府之中歲不數見其爲害也恒少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無殘而民多死亡無

盜而室多空虛農安于田賈安于市財用足禮義興不輕犯法是去殘去盜之本也千金之產其生百五十分而三之一以爲食一以待不虞一以周飢寒倍之則凶歲可備焉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鄰里十倍之富可惠鄉黨百倍之富可惠國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

交實

若有友焉見唐子有憂色則問之曰子何爲不豫曰無食也是友也退而歎曰吾且無失之于行道之人

況良友乎于是周之巳其富者與發廪而輸之粟發篋而饋之金終其身無乏之焉巳其貧者與釋敝衣以遺之分疏食以餉之不須臾緩姑以救其一時之急且徐謀之以善其後焉若有友焉知唐子秋不嘗則必問之曰子何爲不祭曰無以供尊俎也是友也慨然而歎曰祭大事也死不能祭猶生不能養也不亦傷乎其周之于是使人遺之一肩豕一髈羊雙雞匹魚旨酒嘉穀富則如是貧則魚蔬醴酒皆可助之以成禮焉告之曰秋分逝矣雖後可追也子以貧失非

以事失今日不能明日追之明日不能再日追之其何傷禮雖無文是亦禮也若有友焉知唐子無妾則問之曰子無子何爲不買妾曰無財也是友也入寢不安撫子不樂饗祀不忘爲之圖買妾計己之廩篋而有損焉計己之出納而有損焉計己之昏姻燕幣而有損焉曰損之而不足則以月月損之而不足則以歲今歲損之而不足則以來歲歲必濟而後已其或諸計之而終無濟也則告于其仕之識者告于其友之好義者未得所請則如棼冒勃蘇泣于秦王之庭

雀立而不轉則怨者必動心焉吝者必強助焉不然豈以朋友之交而不能爲圖二十餘金豈以二十餘金之微而坐視千百世之故家絕于一日哉諒爲友者不當如是矣吾之爲此言也非觖望于我友也立此三義以明朋友之道固當然也若我與友易位而處以是待友務竭其力以完我分奚以自多乎哉或曰友也者所以講學進德也非以財交也固也然而凍餓偪矣不可以言禮考妣餒矣不可以言孝先澤斬矣不可以言傳于斯講學何學可講于斯進德何

德可進必使不陷于死不絕于先有繼于後此三者正所以講學也正所以進德也是所賴于二三友也

食難

唐子有治長涇之田三十畝謝莊之田十畝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賦十五加耗加斛及諸費又一焉爲二十三石大熟則餘十八石可爲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則盡稅無餘歲凶則典典物以納嘗通七歲計之賦一百五十四石豐凶相半佃之所獲不足于賦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與焉于是有田而無食且

有害于食將及于凍餒矣乃謀諸婦曰不可以爲家矣吾欲賤鬻此田歸衷于其家任原所之鬻田之金子懷大半以寄食于王氏之壻我懷小半遊諸名山寄食于僧舍人之生也豈能常保夫妻家人終歸于無聚處之日無多毋戀此也婦曰不可吾老矣豈能復俛首于他人之宇下察顏觀色以求無拂于人吾不能也所欲多違所惡多受吾不堪也且子亦老矣衰而多病獨身遠遊無左右之者飲食不時寒暖不適若有疾病其誰將之此尤不可爲者子其更爲計

焉唐子數日思之而無以爲計也吁嗟乎明之賦于
吳者半其田之所穫建文皇帝令畝稅一斗至仁也
成祖簒立則復其故若今得畝稅一斗吾守四十畝
之下田歲熟則有三十七石之粟可以足食半熟則
收半謀半可以無饑大凶則一歲之計猶可假貸典
鬻雖不免于饑而猶不至于死夫妻僕婢豈有離散
之憂哉今若此雖有善爲謀者亦無可如何矣有言
經可賈者于是賤鬻其田得六十餘金使吏及原販
于震澤賣于吳市有少利焉已而經之得失不常乃

遷于城東虛其堂已居于內不出使衷原爲孑主經客有少利焉客有詣之者曰先生昔嘗舉于閩中之場屋于丹朱之封亦不賤矣秉心不貳爲行無遺獨違乎末俗所尚可謂高矣學詩書明春秋而身合乎古人之義人皆稱爲君子可謂賢矣今春秋高矣乃自汙于賈市竊爲先生不取也唐子曰天下豈有無故而可以死者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所以成義也非其義也生爲重矣今欲假布粟于親戚而不可得假束藁于鄰里而不可得或得擔粟于朋友

而不可爲常一旦無米無藁不能出戶豈有款門而救之者吾雖不貴不高不賢亦父母之身也其不可以餓死也明矣今者賈客滿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壓日食不匱此救死之術也子不我賀而乃以誚我乎客曰天下惟匹夫匹婦無能無所與之人乃有死亡之慮其有薄伎者雖困窮無傷也以先生之文學達于政體爲奏爲檄爲論足以開人心而顯令譽上之可爲幕府之賓下之亦不失爲司郡之舘客亦足以給家食奈何而自卑

若此唐子曰予雖明于計而不明于時上古無養賢之名中古乃有養老之禮養老所以教孝也非為飲食之也蓋其時上富下足賢者皆已在位無待于養此盛世之風也降及下古爭用甲兵不尚禮義士乃貧而無節于是富貴大臣收而置之門下肉食者幾于人而皆得以贍其室家又若關市疆場諸小吏人皆可為之降及末世又有辟召署職之門士之貧者猶有所藉焉斯二者降志屈身士道亦既喪矣然而士之無田不至于飢餓困踣者猶賴有此就食之所

也其在于今斗食小官皆出于朝廷選授雖有賢能不得爲也昔之辟召猶盛事也公卿賤士士無及門者不敢望其犬馬之食即求其鵝鶩之食而不可得也昔之致客猶盛事也若其所好則有之矣善賈之徒善優之徒善使命之徒善闘通之徒此諸徒者多因之以得富貴矣此其伎士能之乎即能之其可俗乎子若有可得之途吾不及纓冠而從之矣客曰吾嘗聞先生與人言學內制心外制行先明義利之辨此吾所心服者民之爲道士爲貴農次之惟賈爲下

賈爲下者爲其爲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貨幣不問贏絀一涉于此謂之賈風必深耻之夫賈爲下牙爲尤下先生爲之無乃近于利乎願先生舍此而更圖爲生之計唐子曰呂尚賣飯于孟津唐甄爲牙于吳市其義一也

守賤

唐子謁貴者達名不稱暁曰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與大夫士論尊卑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

齒一德一唐子曰天下有三尊我獨有其二焉或曰何謂也曰爵之尊不達于我也或曰志傲貴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知爵之尊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唐子曰自古有五倫我獨闕其一焉或曰何謂也曰君臣之倫不達於我也或曰子居盛世志巢父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言君臣之

義也

獨樂

居沃洲之山者曰石氏居南洲之山者曰丁氏此二氏者東漢之民也山深城遠世耕于斯而無達者昔者明之亡也唐子從其父避于南洲有田一頃有圃五畝有竹延山三里父食雞豕奴牧羊耕灌舂蔦蕨將以爲石丁氏也舅戰石郭乃去之而居於五湖之濱唐子之父有疾謂唐子曰浙江之上三泉之隩我唐氏之所出也其山可隱我幸未即死將往居之寢

疾以没不得徙焉當是時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欲得志於天下嘗讀漢書至嚴光傳勃然大怒椎几而起投書於地罵之曰猾賊我知汝折辱聖主爲王莽報仇者也婦聞之大驚以爲與客爭鬭也疾趨來視之唐子告之故婦笑曰君自無所發憤嚴光何罪焉當是之時氣蓋天下上望伊呂左顧蕭張豈不壯哉母老無食乃出而遠遊度熊耳之山幾爲虎傷困于會稽危于大別之江宦于長子再辱于燕阸于滑衞汝淝之間如是者二十餘年卒無所得食形貌牿委

志氣銷亡於是乃慨然而嘆謂其妻曰吾甚悔向者罵嚴光之過也或與唐子論隱曰隱者辟世猶麋鹿之辟人也鄙夫患不得其君猶犬豕之豢於人也二者性相反也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堯得而豢之桀亦得而豢之者犬豕也見桀而逸見堯而亦逸者麋鹿也君子遇堯不爲麋鹿遇桀不爲犬豕適于時而已矣曰豪傑失志與沮溺遊顧瞻卿相之位得毋動于心乎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君子之行藏近譬諸身其

猶寢興之於晝夜乎披衣而興目用明耳用聰口用言體用儀非故爲動也當晝則然也及其滅燭而寢雖有錦繡丹青之文不欲觀也雖有簫鼓琴瑟之音不欲聽也雖有煎熬燔炙之味不欲嘗也雖有冠帶輿蓋之美不欲御也非故爲靜也當夜則然也順時而隱猶當夜而寢也當是之時加以卿相富以黃金是猶夜起寢者與之觀色而聽音甘味而樂遊也豈其所願哉天地之始生民之初無治無亂之世不可得而見也人生行年二十不知十七年之世行年五

十不知四十七年之世而況生民之初是不然也古亦此天地也古亦此日月也有擾天地而咏日月者是以不可得而見也及去而之深山之中與草木並生與鳥獸並遊不見城郭不見朝市無錦繡褐無車加徒生民之初亦若是焉耳惟聖人能善汙世其次處之又次辟之辟之者辟于此也老聃曰天下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唐子曰何謂大患腰領不能當挺刃面目不能當僇辱腹腸不能當癥結易鑠之精不能當憂慮是謂大患何謂有身人有

此生惟知此身徇名以顯身徇爵以尊身徇財以肥身是謂有身何謂無身人皆有生我獨得其所以生人皆有死我獨得其所不死不以生者喪其所以生不以死者喪其所不死是謂無身愛者欲中其愛憎者欲中其憎是以身爲的也豈不殆哉我不自愛孰能愛我我不自憎孰能憎我不能愛我者不能辱我不能憎我者不能殺我火能流金不能焚空夫是之謂無患也

養重

苟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求之必爲小人之爲矣我之以賈爲生者人以爲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雖然身爲賈者不得已也溺而附木孰如無溺昔者荆州大水饑者萬人張居正爲政皆食而活之是時荆州之士二百餘人賴食以活者五十人其不食之者皆有田而有蓄者也其食之者皆無田而無蓄者也于是得食者皆德之而處于居正門下大則貴小則富及居正没皆禁不得進用焉昔者蜀有二士曰

駱純曰殷正以文學稱楊榮爲相使使奉書幣二而屬之于布政使曰駱殷二子蜀之雋士也吾懷其人久矣君其爲我致之來于是駱子貧而無妻敎生徒于鄉里殷子富有田園蓄牧山林之饒駱子受書幣越三日而啟行殷子辭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勸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楊公之賢可與爲交且力能進用我也然富貴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車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祿不如我歲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

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終身隱而不出焉夫荆士駱子之不能守其節者食不足也殷子之能守其節者食足也節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食之于人豈不重乎其在古昔諸侯能恭儉者保國之君也大夫能恭儉者保家之主也今之為士者何獨不然若數口之家有五十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無饑矣有百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自足矣有二百畝之田儉而有蓄焉可以周親戚鄰里矣顧有此田實難無則固窮有之則儉守勿失以遺子孫是立身垂後之要

道不可不察也

居山

唐子病不見賓有欵門者僕婦以一簡一牋入簡署黃山道人方熊牋乃人所爲賦歸黃山詩也詩道景物而不言所居之志唐子曰斯人也與作詩者皆不善居山居山者樂其有喬林幽谷乎樂其有鳴鳥游魚乎樂其茅宇場圃之安乎古之賢者避世而入于深山之中雖樂其有此而所樂不在焉流俗同尙與之言仁義道德則或非之以爲是者亦悅于名不得

其實非若渴之遇飲飢之遇食也有實致之行者則以爲迂而不悅豈惟師友且無可與之爲隣者於斯際也若可不求食而無飢去而避之深山之中不亦宜乎上聖卽性而善賢者動于遇而善未賢者擇所處而善目不覩營營之形耳不聞穰穰之聲居不見巍巍之象所以遠習也市朝之間豈不可以爲學哉不于動心者制心亦便于自修也若見山而後樂見水而後樂樂不在心而在外則山與水雖遠于俗亦溺心之物耳堯峰之下有比丘洪源遺唐子以巨篁

之根與之處數日見其身如丘山神如淵水無疾言無矜色無流視無傾聽心服其靜而自慽未能也去數旬而復見則憔悴枯槁面有憂色問以胡爲若此也曰吾徒多人日食不給是以若此唐子口不言而心笑之曰是靜于象而不靜于心者也然則見山而適有奪其山者而不適見水而適有奪其水者而不適不寓于山水而壹于山水則喬林幽谷猶之城郭市廛也鳴鳥游魚猶之優伶歌舞也茅宇場圃猶之峻宇雕墻也

貞隱

凡物之生必有其用金木土石人之所資布帛稻麥人之所養奚必珍寶敗屋之瓦廢墻之礫人之取之則無遺焉物且有然而況天下之賢人乎賢而不致于用吾見其不瓦礫若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豈徒大倫之不可廢哉恩以成材義以致用也今夫弓之爲物可以禦暴可以定亂物之可貴者也然而良工爲之必得善射者引而發之苟不操于善射者之手則亦筋弛角撥絃絕已耳雖有良材天下之棄材也

雖有良工天下之棄工也身猶弓也父猶良工也君猶善射者也故夫不得乎君而居于林觀于川者心雖樂之非所願也不得已也古無許由許由者是莊周之荒言也夫當是之時謀尊滅仁謀富滅義爭城爭地覆軍殺將血流海內馳說之士不驚于西則驚于東不驚于東則驚于西黃金在前白璧在後天下之士大夫相鬬而取之如羣犬之攫骨也莊周惡之則爲之言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夫子日月也我爝火也我不能治天下請致天下于夫子許由曰我居

于林而飲于河我何以天下爲哉其設爲斯人也猶畏累虛庚桑楚之倫也若果有斯人洪水冒陵五穀不播笑踞高山視民如鼃鼈雖百四凶之罪不足以戮之堯必誅之著之戒命曰後世有行堅而僻無君臣之義不同百姓之憂者有如此許由矣至德之世莫如堯舜若遇其時願爲夔龍之家奴出則從輪入則操箒飽其食餘之食煖其弊垢之衣死則裂帷而葬之榮莫大焉尊莫甚焉昔者伯夷少連虞仲夷逸遭亂世能高其志是以先師亟稱之自夫世多濁行

人有矯情不知賢哲時駕時息之道而乃跡其所處昧其所懷跡其所樂昧其所憂于是以富貴爲陋貧賤爲高卿相爲汚野人爲潔亂不出治亦不出桀紂招之不來堯舜招之亦不來若此者禽鹿之類也論于賢哲之隱如龍與蚓其辨遠矣天地之氣不能有解而無閉日月之行不能有盈而無虧九淵之龍不能有升而無潛螾螘之族不能有啟而無蟄曆數之運不能有淸而無濁聖人之道不能有興而無廢此際窮之厄亦時極之常也愚者反之智者順之反之

者溺其身墮其名順之者藏其身而毋喪其寶焉昔者呂望之未遇也不逆意其得志于八十之年也使其七十九歲而死一東海之老布衣耳當其七十九歲之前年老困窮無以資口食居朝歌之市操刀屠牛又之孟津天下之衡行旅往來者多身自執炊賣飯以給食此市販者之所羞閭里少年之所笑也呂望則安之樂爲賤行以没世豈常以其兵法奇計出干諸侯而望身封東海澤流子孫哉故夫賢哲之隱知命之至也守身之道也虎決而尸默者也鷹揚而

軀息者也非以爲名高也爲學之道制欲爲先彼出而不能反申而不能屈必至溺其身墮其名博學智士路此者多矣此無他欲敗之也人之情孰無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則棄之是爲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而强遂之是爲鄙夫人所欲者食色衣處是也藜藿之菜不如羊豕之味布褐之衣不如貂狐之溫窮巷之妾不如姬姜之美蘆壁之屋不如楠楝之居此數者君子豈不欲有之哉然非其時則醜其美而甘其惡者是何也蓋以食其肉是豢我

也束其帶是械我也衣其錦繡是塗墨我也唐子飲酒其妻烹瓜以進唐子甘之食之而飽以食其妻之兄其妻之兄笑而不食唐子曰毋笑甘瓜也則近于道矣昔者先子浮河而東見築防者語同舟者曰吾聞之一指之穴能涸千里之河一虀之味能敗十世之德乃今于茲見之夫虀瓜之辨豈小哉得失之大判也人之情道德不如人則不知耻勢位不如人則耻之賢者不與立則不知耻妾婦不爲禮則耻之有不忍小辱而甘蒙天下之大辱者是又不可以不察

也昔陜之南有稽生者家貧而好讀書三試三黜慍而歸里有娶婦者召客飲酒其延之上坐者盡豪貴人也酒數行主人出玉巵勸客以奉豪貴者而不及稽生稽生大慚若無所容其身者歸謂其父曰主人出玉巵勸酒而不及我者薄我之貧賤也人不可以不富貴我若不富貴無以生爲也旣而李自成入關稽生迎之伏謁道左以策干之自成以唐制命官以稽生爲京兆尹稽生坐堂上使召不飲我以玉巵者至則伏地請死罪稽生笑曰我昔飲子之家子不飲

我以玉巵使我今日飲子之家子其飲我以玉巵乎陝之人至今以爲笑士之欲潔其身者毋耻于玉巵之不及則幾矣

大命

歲饑唐子之妻曰食無粟矣如之何唐子曰以粞他日不能具粞曰三糠而七粞他日猶不能具其妻曰三糠七粞而猶不足子則奚以爲生也曰然則七糠而三粞鄰有見之者蹙額而弔之曰子非仕者與何其貧若此也意者其無資身之能乎唐子曰不然無

在江河則忘其所爲生其在涸澤之中則不得其所爲生以江河之水廣涸澤之水淺也今吾與子在涸澤之中故無所資以爲生也子曷以弔我者弔天下乎唐子行于野見婦人祭于墓而哭者比其反也猶哭問何哭之哀也曰是吾夫之墓也昔也吾舅織席終身有餘帛今也吾夫織帛終身無完席叢過其父命則不如是以哭之哀也唐子慨然而歎曰是天下之大命也夫昔之時人無寢敝席者也今之時人鮮衣新帛者也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

其所及其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為高臺
者必有洿池為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
味費上農一歲之穫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凶
歲為麲粥雜以荍稈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為是天下
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
衡者權重于物則墜負擔者前重于後則傾不平故
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惡衣非食不敢自恣豈所
嗜之異于人哉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唐子之父死
三十一年而不能葬母死五年而不能葬姊死三十

年而不能葬弟死二十九年而不能葬乃遊于江西乞於故人之宦者家有一石一斗三升粟懼妻及女子之餓死也至于繡谷之山而病眩童子問疾不答登樓而望慨焉而歎曰容容其山旅旅其石與地終也吁嗟人乎病之蝕氣也如水浸火吾聞老聃多壽嘗讀其書曰吾惟無身是以無患蓋欲竊之而未能也

破祟

屈原之死疑有祟焉或湘水之神爲祟與今人但知

人不得其死則爲厲鬼而未究古者列星山川之神皆能爲祟原也發而爲言皆非人世之言其心志所往皆非人世所及之境見神見鬼神語鬼語魂已上天魄已入淵可畏也使當日者其弟子若宋玉之徒見其師之迷亂往卜于鄭詹尹詹尹必曰湘水爲祟則至湘水之濱備牲沉玉以禳其災原或免于死乎婦人自殺于房丈夫自沉于河有物使之也原其斯類與不然原亦賢者也營營青蠅無傷正直丘中有麻益見高蹈彼豈未之誦與而以父母之身飽淵魚

之腹生死不明得失罔辨非有物使之乎是爲忠祟伍員不忍其父之死託身讎國而爲之弒其君身爲亂賊之首激烈狂悖以求遂其志是爲孝祟宋襄公爲仁祟季路爲義祟荀息爲信祟奚齊是哉莊周傷道喪世亂由于利慾而矯之以虛無虛無無非差也無之所以求其有也今讀其書不知其心安在不知其明心之方安在詆堯舜詆仲尼縱橫顚倒莫測其端卒之其心無主如火燼塵散與利慾同歸于滅亡是爲道祟忠孝大倫也仁義信美德也道大路也不正

其心不得其方失身之主禍人之國其害甚大若之
何不省也吾聞祟有二有外祟有內祟內祟成而後
外祟得以中之似德非德似道非道以至美色厚利
奇器夏屋皆外祟也似德是德似道是道以至好色
好利僻嗜宴安皆內祟也心智闇塞執見罔覺血氣
僨張往而不反趨岐爲正發狂爲聖于是智者入于
非僻愚者溺于邪淫心化爲妖矣豈必彭生形見申
生人語而後爲禍哉春秋是非之準也其所予奪大
異常見人以爲忠而春秋以爲非忠人以爲孝而春

秋以爲非孝人以爲仁而春秋以爲非仁人以爲義而春秋以爲非義人以爲信而春秋以爲非信人以爲道而春秋以爲非道明于此而後內祟不起外祟不入

博觀

唐子見果蓏曰果蓏與天地長久也見桃李曰桃李與天地長久也見鸜鵒曰鸜鵒與天地長久也天地不知終始而此二三類者見敝不越歲月之間而謂之同長而並久其有說乎百物皆有精無精不生既

生既壯練而聚之復傳爲形形非異即精之成也精非異即形之初也收於實結於彈禪代不窮自有天地即有是果羸鸜鴿以至於今人之所知限於其目今年一果羸生來年一果羸死今日爲鸜鴿之子者生來日爲鸜鴿之母者死何其速化之可哀乎察其形爲精精爲形萬億年之間雖易其形而爲萬億果羸實萬億果羸而一蔓也雖易其形而爲萬億鸜鴿實萬億鸜鴿而一身也果烏其短忽乎天地其長久乎果烏其易形而短忽乎天地其一形而長久乎無

成乃無毀有成必有毀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毀也知其必有毀也亦知其必復有成也知其必復有成亦知其後成之不異於前成也其日月星辰必復如是其山川百物必復如是其君長上下必復如是其宮室舟車衣服飲食必復如是猶之相此蜩而知彼蜩之羽如是也相此菌而知彼菌之輪如是也夫蜩不孳菌不實而其生也古今若一是又氣之所至不待傳而傳者也是知天地非不易形而長久者亦若蜩菌焉而已矣亦若果蠃鸜鵒焉而已矣乃人

所欲莫如生所惡莫如死雖有高明之人亦自傷不如鶡鶡自歎等於蜉蝣不察於天地萬物之故反諸身而自昧焉是故知道者朋酒羔羊以慶友朋而不自慶被袞圜經以致哀於親而不自哀蓋察乎傳形之常而知生非創生死非卒死也天地人物奚以不窮乎天地之混闢大矣必有爲混爲闢者在其中而後不窮于混闢也物之絕續衆矣必有爲絕爲續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絕續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死生也孟春中月之

夜為燈之玩者以紙為郛影旋於裏或揚旆而過或鳴鉦而過或甲冑荷戈而過或乘馬徒步而過綿綿不絕何機之巧也是非獨機之巧出燈則過者皆止置燈則過者如飛其轉而不窮者有燈以鼓之也混闢絕續死生之不窮必有為之燈者不然形敝則已精亡則已氣索則已孰為傳之而不窮者老氏載魄抱一而能無離專氣致柔而能嬰兒滌除微覽而能無疵以之求長生魂欲上天魄欲入淵還魂反魄合乎自然是皆逆陰陽之用竊天地之機以私其身於

是有人皆死而我獨存者觀傳形者順乎氣耳而機不在焉得長生者握其機耳而道不在焉句滙問於唐子曰仲尼觀水而歎逝者其義可得聞乎唐子曰善哉問也時之逝也日月迭行晝夜相繼如馳馬然世之逝也自皇以至於帝王自帝王以至于今茲如披籍然人之逝也少焉而老至老矣而死至如過風然此聖人與衆人同者也聖人之所以異于衆人者有形則逝無形則不逝順於形者逝立乎無形者不逝無古今無往來無生死其斯爲至矣乎

潛書上篇下終